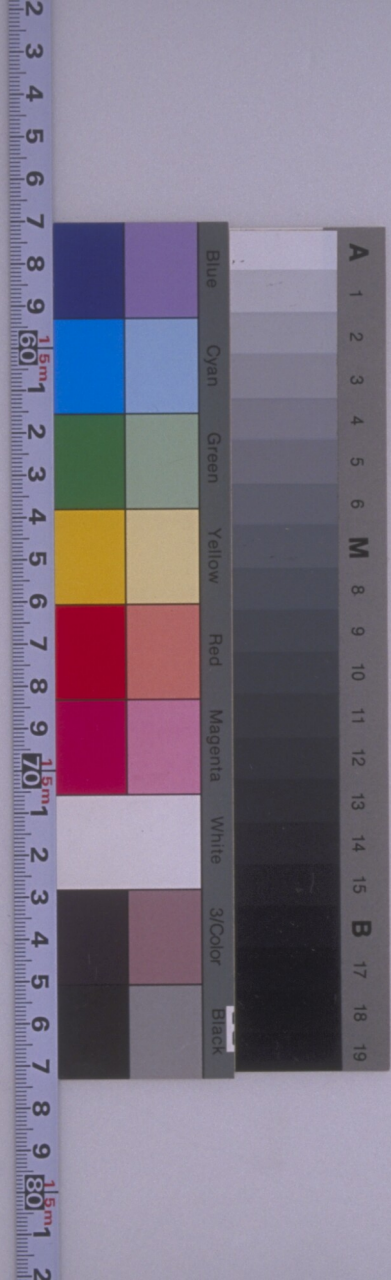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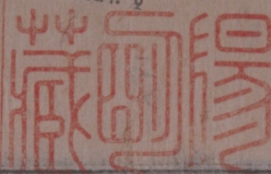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二十九

陽明文庫圖書
一一一號
共三三冊
陽明文庫圖書館

新書
5-86
71



近衛
5-86
ウ1



1115217
44.7.6

記藝文四

元

近衛本

中慶路儒學記

郭松年

惟夫子之道與天地並語小無內語大無外固不
可以彝夏為限闕然而教不徒立視王化為遠邇
王化所及教亦隨之雲南去中國極遠其俗朴魯
禮喪椎髻傳記所載帝女六子即其先者是已稽
之禹服其土地之賦包匭之貢無與焉漢武事西
南彝始通文化迹其艮縣可考見至於唐名節鎮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四 一

宋假王號牢籠羈縻而已又安得如身使臂臂使指比於內聽而臣之哉聖元奄有六合涵育生靈十哲配焉兩廡翼其旁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繪其象而列焉內外有門左右有堂雙亭對峙岐翼蜚飛別建講堂以爲師儒授受之所經始於至元甲戌之冬落成於丙子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禮於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義戴白垂齟怡熙熙迺觀迺悅於是華夏之風燦然可觀矣初平章賽公既始其事甫卽叙而卒

詔平章政事脫脫木兒繼領省事一時叅佐皆中州士夫以故攻之愈力竟畢其功仍擇官民子弟之秀者以補學生奏復其身命蜀士王君榮午充教官以董之肄業焉嗚呼教無類也就謂異俗之不可化哉今夫雲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風以資於聞見也又非鄉黨師友之習也一旦舉申國之治以加之皆友心革面若其固有者於以見王者之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異俗之果不難治也他日化成俗定人材輩出彬彬乎齊魯之

風則任斯事者宜無愧於文翁云

大理行記

郭松年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
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巖
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雕嶺卽大理之境出行
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彝山勢迴合周二百餘里
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
可鏡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
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

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
史嘗置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
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
利達於雲南之野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
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
白巖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畧與雲南品甸相埒
居民湊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巖斬絕其色如雪故
曰白巖赤水江面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
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

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卽趙賧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脩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禱晴有徽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

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徧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畊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案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州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而順流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楹號石馬橋爲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

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之所築也西
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
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奔衝
也諸峯羅列前後叅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
十有餘里彝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
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
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構乃殺之陷唐鯨于仲通
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
改號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

今在卽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
理名陽直岿城亦名紫城方圓四五里卽蒙氏第
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
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
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首
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賧之北昔人用心自
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
而不良可嘆哉此非在德不在險之明驗歟故大
理之民數百年間五姓守固值唐宋五季衰亂之

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畧相與
世傳往來通與中國故其居室樓觀言語書數以
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盡
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畧本於漢自今觀之猶
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
餘里峯巒巖岫榮雪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竇
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桂木奇卉垂光
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派爲一
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電砰轟煙霞
晻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
三麗渟滯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
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臯之奇
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
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
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
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
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
蒼山神亦號中岳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

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槁製精巧卽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義乃去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靜境花木禪房水瀲灩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遊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明

無爲寺記

汝南王

朱有勳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蓋蒼山名峯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崦其闊約二十弓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飲可濯時雨乍晴飛瀾走湍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葉而金花好事者往往取爲軒窓之玩繇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回履忽聞絕壁峭

巖之間有人聲知爲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歇
且進歷幽巒躡石蹬翛然若飄浮蹇騰則身已在
萬頃雲上矣流盼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氣
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豁然奇秀
迭出中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導余以入燒枯松煮
寒泉有名龍苑庵者構於風篁雲木之杪海霞島
雲來吾目中天風虛嵐牽衣縈髮余卽床跣對
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樂安佚愛
清潔故自髫歲已抱塵表之想以時多乖不克旣

遂重蒙伯父皇上拯余於萬死之中置之極安之
地心怡身榮故得探此勝事亦足以愜素懷譬池
魚籠鶴游泳翱翔於巨壑青冥向之所謂潔清者
其或庶幾乎噫蘭亭不遇右軍則脩竹蕪於榛棘
清流混於汙池矣是峯也使余不記其梗概則山
川秀氣湮沒於遐陬將來豈不爲雲林之愧歟

雲龍山記

學士 王 奎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鞵如蒼虬行天
百靈景從蜿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蒼

鬱拔起如畫路人指曰是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巖嵌上而削下有蜂數萬營戶其陽土人利之旁有石洞一鑿啓牖土內平經行者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峯十數萃崔雲表隱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即一徑逶迤側入使有百人守之虎土數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廣數十弓袤數里兩峯石筍如束草木連礎雲氣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扁不相連屬如覆盂如巨鏞如虎噬如龍翔鳳翥如玉女靚粧勇夫卓旆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峯盤固翠雲相盪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耿入忽意者必有安期羨門往來其間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木客之窟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秘當不在十大洞天下日昃絕壑火光青熒疑爲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算兩山萬石林峙雕玉縷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爲峽騎可通南卽大雲龍山從絕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蹉跎數里不

敢俯睨一峯東轉屹若屏障可數千仞峭峻尤甚
 崎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氈毳不可禦馬
 瘖僕痛水聲琅琅山禽鳴崗行間若為予言行不
 得者地主皆土蠻通羅鬼書土毛倍於小雲龍而
 奇觀不及焉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彝議者以為勤
 兵於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
 侔於中土宜乎王者之無外也

按察司題名記

巡撫鄭顥 錢塘

來陽李君朝用蘇浙藩參政來為憲使於滇期年

法令明肅政化大行民以晏然於是考尋舊章得
 前人之任官於茲者名氏若干人將題之石用垂
 不朽徵言於予嘗攷之載籍周命禫人循省四方
 漢置部刺史行部以六條察舉罷國唐置觀察使
 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宋有轉運使副判官提點
 刑獄武臣提刑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紱建肅
 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官制不同其實皆
 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里洪武十五年太祖高皇
 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以鎮撫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其人逾數十年教化孚洽聲名人物之美寢寢與中國等又慮夫暴民橫吏之或作則人之嬰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總理憲綱之事復置僉事四人兼任分巡按舉之責然非清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居是官者必思自奮發勵廉耻重名節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者之事也正己正物憲臣之體也今李君以政成之暇而爲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觀省與其好賢樂善之心益懋夫律已律人之道庶幾憲度政令相與愈臻於善也余菲才正統中嘗爲副使於斯進升今官其賢與否固不敢自知也後之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諫院題名所云者嗚呼可不懼哉

南壩閘記

布政陳文廬陵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於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北左金馬右碧雞支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無極惟窺其南而池浸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十二
焉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之屈
償昧樣邵甸諸山凡九十九泉或潰而流或營而
瀦或激而波或滄注而溪焉或山夾而澗焉攸焉
汨焉會於盤龍江至松華壩則岐爲二河一繇金
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繇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
於滇蒙段氏時過春登者堤上多種黃花名遶道
金陵河過雲津者堤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河
嘗築土名爲二堰於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
數十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脩之
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卽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
然則此爲堰不過與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
未聞也惟我有明混一區宇雲南特遠弗庭洪武
壬戌黔寧王時爲西平侯奉命率師平之留鎮其
地定以經制貽以威信厚以惠利俾兵民並力於
田畝耕獲不違其時而南壩之脩歲有恒役後定
邊伯繼領鎮事思弘前緒謀造石閘以蓄洩爲經
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
酉今總戎繼軒公迺圖成於參贊恩庵鄭公議定

而後會焉時布政司左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既而上其事於朝亦不易其初議迺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較之有智計者田凱李振郭進董其役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宣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爲闢而肩以木視水之大小而時其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闢之西爲廟以祀神之主此闢者其東爲亭與廟相植而春秋勸省耕獲則休於其中於景泰甲戌八月十有二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合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旣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賜也願紀其事於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迺以記丐於予予謂沐公爲定邊之孫黔寧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參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使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以綏靖此方

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爲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記然余於是而知二公之所爲當於古人中求之昔晉羊叔子杜元凱二子繼鎮襄陽皆能脩政立事以成晉業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藹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故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雖歐陽公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之功與仁者蓋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得已哉

新築騰衝司城記

侍郎侯璉

仰惟皇上纘承列聖嗣登寶位四彝八荒莫不梯山航海稽顙稱臣述職納貢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茲時也越五載麓川

酋長思任邊守緩馭遂肆僭疆戢香犬豕侵軼疆場蹂躪氓彝雲南守臣以聞上乃勅廷臣曰蠻彝禽獸不可以中國道理處自古但羈縻而已復申命守臣謹封域戒斥堠嚴備守需招徠俾賊去逆効順轉禍爲福仍守彼土庶全草木命實皇上好生之德同天地之涵育不忍加兵蠻彝者誠以兵凶戰危一壓境壤裔從罔遺殃及無辜也蠢茲梟我南甸乃突我干巖乃犯我騰衝叛釁弗庭適守帥珩以事聞上軫念邊民悉吾赤子遣賊荼毒匪加兵殛之得以猖獗獯得不可附也不得已出師命兵部尚書王驥行便宜事總督戎務定西伯蔣貴充總兵簡偏裨統虎賁羽林驍騎各鎮士馬十有五萬徂征之分路竝進窮擣賊巢設奇制蠻鼓譟齊鳴士氣賈勇左右夾攻斬殺賊孽醜類無遺賊旣敗衄惟子思機狼狽夜潛遁匿孟養時正統辛酉十有二月十三日也凱旋獻捷朝廷嘉之凡同征將士陞賚有差迨壬戌七月上以麓賊平

諗無西顧矣但雲南遐荒去京萬里百蠻雜處叛服不常自昔雖有武臣鎮臨特乏文臣以佐耳乃勅兵部左侍郎侯璉刑部右侍郎楊寧迭更叅贊戎務用靖邊彝時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復總軍旅仍行便宜事節制雲南諸司偕前總兵都督沐昂同璉泊雲南方面官僉調騰衝去鎮二十有二程山川限隔險阨懸絕彝獠環處申於西陲實諸彝出入要害地舊有千戶兵防禦力不支爲賊竊襲今復其地苟非鎮靜曷克懾遠彝固疆圉垂永久哉乃請於上可其奏改立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調都指揮李昇控守以兵乙丑十月秋官楊公代璉叅戎務奉勅偕總兵鎮守官黔國公沐斌等帥雲南將士萬五千城築故址乃敕度地理民數教士卒築方城周匝七里三分匪憊匪博容民居也前昂後偃因形勝也可規可萬便守戍也丙寅十月璉再奉勅統兵五千用砌城垣然兵燹草創輒料艱就乃與都指揮李昇教將士鑿石城西山距七里去墜盈尺得石堅美用工寡成就多殆非人

力強作實天道保民默造耳第匠作未備工促三月窳券四門臺高二丈五尺洞闊丈四尺高丈六尺邃七尺廣十二丈與城稱越明年丁卯總兵管黔國公沐斌鎮守左監丞郝寧叅將都督僉事方瑛偕璉奉勅統兵萬五千駐操騰衝振敷威武復調木邦緬甸干巖隴川芒市灣甸鎮康彝兵涉金沙江進孟養令伐賊孑時率領士卒雲南都司指揮李昇李友李福楊濬司韶給足軍局布政司左布政賈銓按察司副使鄭顛僉事張清因邁暇日復督將士脩城垣鑿伊域响屯田斯役也總帥諸公綜其事方面諸官董其務將士工師力其役值天日冬霽瘴候頓弭人心協和樂趣事工罔覺倦苦建城門樓四座高四丈有奇廣六丈四尺重簷三滴三間轉五亘二十八楹劇用材木榎楠豫章悉域此三十里皆矗直精微城墉四面連雉高二丈五尺復廟西山右石包城經營是歲甲辰月己酉日落成戊辰年甲寅月甲午日然而樓櫓參麗樓蠻狄之觀瞻城池高深保軍民之無虞誠足壯

封疆士旅之氣剽悍醜窺覘之心矣既而賊子就擒邊氛靖息民庶安堵班師振旅留兵戍守將告厥功咸謂予宜述大槩始末命工鏤石以紀歲月

云

重建雲南按察司記

大學士商輅

淳安

本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於時卽昆明縣治爲之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莊君歛奉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

曰外臺綱紀之地而隘陋若此可乎况邊方寧靖時可有爲若復因循誰之過耶遂偕僚采謀諸鎮守太監錢公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本司爲貢院以圓通寺西空閒官舍改爲中衛諸公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上可之事旣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厥事錢沐二公首捐白金爲倡一時在位皆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億方明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

之十月其材木甄斲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廡廡宇獄禁以至廩庾泡漏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軒豁真憲府哉莊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所居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玉成之繇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爲法之不可犯則栢臺清峻無愧於興建之功憲職脩舉不負於付托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尊經閣記

提學

何俊 柳州

聖人之道神化之速捷於影響無古今之異無彼此之殊顧在上者崇信何如耳苟崇信之何邊彝

不可化之有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子思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誠不我誣也蒙化僻在滇南一隅諸彝雜處自昔強梗難化國朝設置府衛以控制之建立學校以化導之故百餘年氣習丕變風俗淳美父子兄弟各盡其道士農工商各精其業衣冠文物彬彬然與中國齒無復向日澆漓偷薄之風矣非聖化之神速而何然蒙化學校雖建學政雖舉學子雖盛而殿堂齋舍久而弗葺漸以脫落欹邪弗完弗備知府左瑛乃勸諭義官張聰出白金百餘兩鳩工集材陶灰運甕朽者易之欹者正之浸漉缺漏者塗墍而黜堊之殿中爐瓶鑄之以銅殿前欄干琢之以石又鼎建尊經閣三間貯書櫃一座五絳絢耀金碧輝煌捨田若干畝以給師生之會饌建廩廩以貯歲入之稻梁是雖聖人神化之所感亦可見聰能心太守之心從聖人之化而篤厚於斯文也同罷致政司訓王綱恐百世之後湮沒無聞謀諸學中師

友請爲記予謂聖人之神化及於物聖人之言行載於書及於物者同天地之廣大載於書者竝日月之悠久學者登斯尊經閣觀斯貯書櫃食斯會饌田遂感發興起敏勉進脩讀聖人之經書遵聖人之言行出入乎禮門翱翔乎義路居乎廣居立乎正位推明乎道德性命之理講求乎脩己治人之方他日出爲世用笙鏞治化霖雨蒼生其功名事業豈不亦廣大而悠久哉

楊氏二孝三節記

大學士楊一清 安寧

江陰縣簿太和楊鋌旣致仕將歸其鄉詣予求記其家二孝三節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鋌曰鋌叔祖諱寧時謚其字痛父明輔翁早逝事母至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爲從父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卽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又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

慈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
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
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咸躋
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先後以聞詔下旌
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鋌伯祖母施
氏早喪夫時雍於官邸扶柩歸治葬如式孀居四
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憐憫之改適乃
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
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尚幼汝死誰爲鞠之乃悟
矢心無它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
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
不死撫遺孤以成卽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
氏三節之門予聞而嘆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
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
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俛
首他人者皆是也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輒
聞報下褒異其門閭然一歲一省恒不數人或至
連數郡無一人者二孝三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

多賢也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書於卿大夫也併爲書之鉉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獸銜鑲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峩若茲二季三節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顙泚珠聯玉萃輝映後先僉曰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新建永昌府治記

大學士楊廷和新都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麗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遠畧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銀生巖甸其地在今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爲衛移就永昌府仍昌金齒之名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壬申首府以其名併入金齒永昌兩千戶所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尚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

朝廷悠遠文教疎闊上下交征日朘月削盡民之所內以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谿壑之欲而民日益困戶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司欲復府治前此巡撫屢以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各阿所好因而庇之虛喝彝民以必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勳巡撫御史羅君玉席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上報可遂改爲永昌軍民府永昌人聞之室家胥慶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田畝我食我力無豪奪我者也我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苟誘我者也我有官守我師我帥無鄙彝我者也不圖今日復爲幸民此新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忠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召爲吏部或有鼓扇頑民欲害其成者都御史王公啓繼亟以興革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督藩臬重臣在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反側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土民具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惑傅君卽日

審勢定址計財料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爲之王公特檄叅政鄧君相副使蕭君乾元董其事兩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制法所宜有罔或不備永昌至是真大幸矣布政黃君忠遣人來請予記夫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運之在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虐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泥於時勢之難爲固有獨倡而無和欲執而不能者聖朝更化百度惟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潘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興革間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爲政清潔彝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此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牧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爲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略云

新建尋甸府城記

侍郎張志淳永昌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

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淳俾記諸石按
狀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甃漸
殺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尺計崇一十
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礪石厚五之一開四門南曰
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竝門及睥
睨馬面墩臺皆甃令甃如城凡甃皆先拱土乃椽
木木堅乃納石石實乃藩灰以沃俾久不陷東南
二門猶地卑而沮洳工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隊
以泄水而注之池池卽澗水爲之也城西通衢四
縱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衢置府所與學中因舊
衢以通於西北二門後一衢列行臺衛守巡之署
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三百四十櫺徙
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十人土軍二
百四十人撮官軍舍餘兵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
地宅軍皆授室屋於城內宅田之軍受田如制民
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又不足則
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
百里外接四川內鄰武定霑益諸彝宋無紀元仁

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考厥時
領爲美歸厚二縣我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
氏世襲知府統之成化丙申革置癸卯築土爲垣
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入之遂剽高明鏖楊
林馮木密膊馬龍構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熟西
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時
按察使徐君集議謂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
之總兵黔國沐公洎前巡撫潘臬皆是之乃遣按
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可城亂後
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所於舊治之左何見
村爲宜遂以疏聞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事尋
民胥怨謂村地苦磽陬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
羣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
乎遽命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卽以憂歸自是
寢不復議者幾三年矣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
公至聞之亟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兄子弟在
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今地皆擇又別遣參議朱
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搖之

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在則尋父兄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也乃陟山降原遍歷舊地與何見村與新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及增漢軍盈土軍設吏目備官守洎前疏所遺者采以聞行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慮財用計徒庸輸餼糧用僉事劉君議合千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知府劉秉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羸一豕一二月役者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武領東門胡紹領南門周瑀領西門張略領北門蘇綱領中城皆位以千百戶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申以賞罰示以哀次乃斬木於海尾甸沙伐石於石灣麥沖陶土而填煨石而灰峙楨幹鳩編管架廬舍引泉以陶濬河以運於是築之畚者囊者鍤者揀者舂者斃之拱者揀者鑿者汗者納石實者潘灰而沃者繕之斧者斤者執尋引而審面曲直者治者墾者墾者聖者取材之肩者負者舁者駢牛而車曳者箬而浮舟而挽者執

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固不力而主地之官復聯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穉之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久旱饑而始有年役者請獲稻未返適御史楊公至下令趣之民趨歸如流城樓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甃城訖工是故金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噍噉民心杆杆婦女懊懊老穉訢訢蠻蠻睢睢士庶脩脩大山長谷離邊之氓趨觀仰嘆者粥粥而馮矣計役口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人八十萬米一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茲惟顧公始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蔣君參政祝君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而地爲改觀人爲更新彝爲龔服治爲興起罷爲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升也狀之所具如此志淳第撮其槩以書而於其叙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爲國之懃尚弗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淳試場屋策問尋甸之亂莫可誰何朝廷創設

巡撫選極名臣而降其任亂本始按今未五十年而產禍滋大顧如此無亦是務乎夫特斯城者怯忽斯役者惰遠斯土者盤彝斯民者荒均非所以久之也鑒往而懼承今而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尋民所同仰亦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令聞長世奚翅光照於茲石

重脩蒙化府儒學記

張志淳

曩蒙守禎嘗遣使來問樂則贇之曰訓道振之復遣弟子登仕持狀來告學校之成而徵記則又贇之按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尚爲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始闢門於左守尋闢門於右請丕舉學事是故殿則丹楹刻龍肇以金飾凡甌甌堅榱咸闢而龕碧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金玉繪工髹工色工罔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欄楯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廓而大矣而服屨服圻服石服采精而裏華而執罔弗稱故檣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

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楹則曰厨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闢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闢之道更類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適下至周繚之垣罔弗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章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

素王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鯤化之屬皆守書題不敢忽心畫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歲而振之帥弟子能勤之不違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儕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勞工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間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予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著其有循也已守又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衷衷則循而整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末已今觀斯舉於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咸勤見仕於畢務戒事致用而咸罔不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綦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茲則知叩而幾浦矣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產國初遠滇隴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興近見蒙所出士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者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石淙精舍記

副使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楚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調是哉愚往觀蒼山蘇氏愛陽羨山故徙之蓋卒不返蒼山今其墓在邗

鄆之間曰小嶽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
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
者爲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
溪也睂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
安往而不得主耶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
佞以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
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
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巖菰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
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
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
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楊羨下也
楊羨姑置無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耶顧卒幽抑
不見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響用功著邊徼顯
名四方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匡坐
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
行也雖然君子豈以彼易此哉故孔子曰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耶愚不佞徒及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公之門力不足溶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澤耳是
何敢言記

優游堂記

李夢陽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魁李子李
子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爲古之優游者爾
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蹙然而嘆曰噫舍乎張
生曰先生何嘆也謂舍竭精以探賸邪守藝以俟
庸邪間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驛
騶旣羈世網終嬰之邪柳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

貞也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
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
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
夫然後者各以其位故采薇之章曰優哉游哉亦
是矣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
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
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
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
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少而達名於朝髮與

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於是以嘆張生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重脩秀山華嚴寺記

學院 張西銘 通海

按釋氏經有云華嚴者載雁門郡之山曰清涼卽五臺也歲積堅冰夏月飛雪五峯聳出若五髻然唐僧澄觀居之號清涼國師所疏華嚴經號清涼疏而秀山華嚴寺亦號清涼者則非見舊誌不存

而清新誌又皆缺而不書名昉莫之究焉周山寺凡有五曰湧金曰慈雲曰竈高曰普光而清涼居其一也每峯巒一疊而寺一建焉豈以形勢髣髴五臺而名之抑或取釋氏謂地獄人世謂熱惱而出清淨之法以變之者以名之是未可知也傳聞永樂中僧名性克者嘗爲是寺住持當是時也唐殿長廊翬飛雲構山之章而前者若屏負而後者若捍高而平者爲陸渚而下濕者爲池旁圍而左而右者爲宮爲防蔚然而林木茂雜然而幽芳馥

凭欄俯瞰碧離湖水中其爲清涼匪直福地境界
乃爾也繼此無所事時寺旣寢毀而景亦變遷屏
者塞而程者頽陸者莽而池者埋與夫宮防焉以
圍者殊亦偏仄於左右也荆榛櫛比槩爲丘墟
湖波衍漫適足以殷泛濫爾烏有境界得復所謂
清涼者耶噫興廢於人世信相仍之不可追也歲
成化戊戌晉化寺僧淨宗禁足山居者凡三年日
事採樵得清涼遺址於慈雲寺之上方誓欲興復
顧費不資時厥父師名傳悟者方吏麗江府幕往
就謀焉父聞之逃吏歸釋祝髮於大理之雞足山
竝受戒持遂歸脩爲募緣計來穀粟金帛於富貴
者之帑藏有差除穢雜荒尋斷礎於叢薄拓廢基
於瓦礫土木間規畫百出正殿構於中者凡三楹
而軒數如之旁翼以廊前啓以門逮及庖湍之所
委曲悉具繚以周垣象以繪塑金碧輝映後先相
望而丹堊錯雜巨細攸宜功肇壬寅秋而迄於己
酉之冬凡八楹始落成也由是屏山前章程峯後
負底陸於原瀦於池陁惟宮惟防胥左右焉以爲

草日以天木日以喬湖光浮碧涵浸倒影仰登俯
臨不翅據方壺而凌弱水較清涼於疇昔抑又有
加焉而與湧金諸峯仍列爲五近瞻遠眺咸謂秀
山之景物復焉嗚呼斯其釋氏之教致然否歟抑
人心感激自欲興廢歟抑亦脩復之徒事致力歟
使分人國之事者是之事焉將無事之不可復也
伊何宗周之廟悲興禾黍而晉宮之門不守銅駝
哉否則釋教人心皆有於昔而清涼臺寺獨復於
今是必有所致也矧夫割田以餽僧而範金以爲
供佛之具聿增於前非有所致而然乎事事之力
不可以不書也其有謂毫光東見於營脩之始曰
則釋氏所云幻化者吾弗能述而紀功役之顛末
斯吾執筆者任也夫爲佛氏徒而佛事是興傳悟
輩知所尚矣檀越衆等相與其成之亦有賴焉悉
用列諸碑陰云

王忠文祠墓記

副使李默 歐寧

先生與吳忠節先後使滇皆見我朝廷度不可以
文告撫定乃移師討平之有以吳事聞者詔馳驅護

喪還葬并錄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武末年求遺
殖於所謂地藏之墟則黯然平矣嘗是時高皇帝
尚在御紳仕親藩雅以情事見哀贊玉守臣征南
雲上心胥臣也會不能爲天子言侍制仗節事革
除初紳始自言之贈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諡文
節國統旣易事遂不顯垂四十餘年有司猶不敢
舉舊諡以爲時諱稍因正統詔書言狀得再諡忠
文贈官如故二公身後其所遭又有幸不幸如此
嗚呼先生不愛一死以終令名而當時執事之臣
膠吻齧舌反不能發明忠憤俾易名之典久而後
伸是何平素多愛身士耶嘗讀顏魯公傳未嘗不
廢書而嘆也公歷躋臚仕率以危言正色動遭擯
斥晚爲盧杞所中遣使布烈李玄卿輩皆知其弗
利卒殞賊庭爲天下慟國史稱先生爲人剛直不
肯苟附以取謗毀爲起居注遇事敢言無諱尤爲
胡惟庸所忌故黜之遠方以窮死然後知忠鯁爲
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痛哉夫瑰璋跌宕奇
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誠不顧死先生年德望位未

知孰與魯公覽其蒙禍操志苟有同焉去今百十餘年先生死事之迹視吳九著何則吳公倉卒爲同行所害其事微先生慷慨陳天命義不苟辱其禍烈矧陵谷變遷而地藏巋然獨存殆天所以表遺靈也先朝嘗爲先生特置祠思先生者又卽寺旁樹碣當孔道間以識不忘所謂物毀而道光身滅而名愈揚非耶嘉靖十有八年春副使朱君良矩思爲先生治塚舍其處乃及叅政車君文炳以狀白於大中丞汪公公曰吾規此久矣幸卒成之會默視學且遂下有司如二公令築祠一區祠北封土爲墓加樹焉其碣曰皇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塚卒一人俾耕地旁以給祠費於是先生之跡之名賴公益振雖微全要領以從九原然已崔嵬如堂如枋與延陵徐孺子爭烈矣過者有不歔歔下泣者乎昔王仁裕著錄稱魯公遭難後十餘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隅李衛公亦謂致葬時猶瞑目如生嘗被羽衣行山澤間蓋道家所謂尸解類也吾意先生精英颯爽於薄上下

有如化爲列仙降爲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於枯骨耶故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以哀死而篤生也教道存焉耳

二忠祠記

彭綱

我太祖皇帝旣受天命統萬國元宗室栢匝刺瓦爾密猶稱梁王據雲南弗庭皇帝若曰彼爲其主耳我其來之洪武五年壬子命翰林侍制王禕往命下衆危之公怡然就道旣至則曰天旣訖元命我天子神聖文武四隩九州悉主悉臣罔有內外惟爾雲南尚阻聲教天子命使臣輯寧邦家幡然改圖迪簡天庭身名俱全策之上也不聽數日又謂曰吾將命遠來非獨爲中國計亦爲雲南計耳自天地構難盜名字據土地若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輩非不強盛不四五年卒膏斧鉞元君走死子孫作賓攜廓帖木之屬或俘或竄而天下遂定於一此非人力乃天命也今不忖德力順天命而欲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是左右爲謀之過也卽迷不復天子命將率偏師駐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當

是時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矣栢匝刺瓦爾密猶豫未決然雅敬公命其員外郎賈寬改館而羈縻不遣久之漠北使至責雲南匿南使公見執嘆曰雲南禍其在此矣尋遇害瘞公於地藏寺北時六年癸丑也八年乙卯上復命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吳雲往先是栢匝刺瓦爾密遣其徒鐵知院等三十餘人使漠北爲我師所獲械京師至上釋之命與公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以使命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說公欲令

易服辮髮改制書許爲元使其詒梁王公責以大義示以禍福以死自誓衆知不可奪且慮公泄其事遂殺之栢匝刺瓦爾密聞之遣人具棺槨殯公於給孤寺十四年辛酉興師問罪栢匝刺瓦爾密兵敗死之雲南平後王公子紳來求其葬已墟已平詢得其處立表識焉吳公子黻以其事白於朝許馳驛奉柩歸葬於湖廣江夏之金口鎮黻國子生始王公被留旣久死後又得能文章者銘之故其事盛傳於世正統間得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

夫諡忠文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歲時致祭吳公墓在江夏雲南人罕知而黻後爲交趾縣令歿於官不克陳乞弘治辛亥巡撫右副都御史常山王公以二公死節同而恤典異具請吳公得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諡忠節改祠額爲二忠秩祭如前噫是固聖朝教忠之典哉而吳公之節遂與王公同不朽矣是舉也今南京兵部尚書太原韓公時爲布政左使左僉都御史莆田林公時爲按察使實倡始焉祠稱忠文凡數十年改三忠又十有

四年而未有記弘治甲子春巡視雲南地方南京刑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三衢樊公以二公鄉先生恐後無所考屬綱書其事綱以復於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巡按御史聊城耿公曰是缺典也不可不補王公初諱偉尋改禕又改漳字子允浙之金華人學於前學士黃公縉之門以文章雄天下北遊無所遇束書南歸大業日隆有以名聞者授江南儒學提舉司較理改侍禮部轉起居注同知南康府召議踐祚儀改判漳府徵脩元史拜翰

林侍制吳公諱雲字友雲毘陵宜興人以能詩授
 較書郎改涪南縣丞陞刑部郎中尋陞尚書改湖
 廣行省叅知政事祠一區中為明宮前為二門益
 前為大門後為齋屋翼以兩廂外為工祝居烹宰
 所垣其四週翼然煥然表於厥土先後相繼而備
 焉者也嗚呼二公之死豈不深可慨哉嘗觀宋景
 濂和王公詩其小序云今朝廷敷大惠於天下庶
 幾遐方君長稽首闕下而吾子亦當還矣時十二
 年七月十一日然則時中國猶未知二公之死也

雲南既平未聞有以二公為言者豈畏罪者故諱
 其事耶將別有所謂耶抑適事之晦而一時因循
 不及舉也耶死可慨也死而不見知尤可慨也人
 不見知而幸二家子弟能知之異時守臣能彰之
 則其實之不可泯者也是為記

海口記

巡撫 陳 金 應城

滇池在雲南會城之南周迴三百餘里諸山之水
 皆歸焉其水自南流而西折歷安寧富民入金沙
 江源廣末狹若倒流然滇之名所由始也滇池之

田無慮數百萬頃皆膏腴沃壤畝入可六七石顧下流地勢頗高加以兩山沙石雨水衝入衆流之會日溢焉故汜濫瀾漫而膏腴沃壤浸沒十之八九民甚苦之弘治己未巡撫李公若虛慨然有志疏濬予時爲左布政司使承命偕按察使陳君敬都指揮僉事孫君輔往視之得其所以汜濫瀾漫之故歸白於公而東作方興其事已後時無能爲矣庚申冬予受巡撫寄水患滋甚軍民懇乞疏濬者日急辛酉夏乃會鎮守劉公明遠總戎沐公鎮之及藩臬諸君相告曰滇水爲害久且大矣禦災捍患非吾輩分外事僉曰公憂思及此地方之福軍民之幸也其共圖之遂伐木於山採竹於林取海簾於水成鐵具於冶攻器物於肆俱命官董之按察副使曹君玉實督率而經理之未幾曹又爲撫彝之務所奪爰會劉沐二公起借六衛軍餘安寧晉寧昆陽二州昆明呈貢歸化易門四縣民夫二萬有奇各委官分領而提督其事則按察司僉事范君平也壬戌正月望予偕劉沐二公詣海口

神祠竭誠告祭翌日詣下流灘廠築壩障水自壩而下至青魚灘凡若干里以衛州縣官夫畫地分工照界疏濬以一丈五尺爲則不及數者因地勢也青魚灘上至石梁河皆橫石乃相度地勢於青魚灘之左右石梁河之右各新開一渠廣三尺許水從此洩而橫石不能爲河流之碍至黃泥灘更土嘴平定鋪白塔村等處以及官莊上下欄水亂石凡阻塞河流者悉平治而盡去之未幾范歸視司篆以副司毛公科代之又於河之兩岸環築旱壩十有五座以欄柵兩山水衝流壅塞河道之患各設壩長一壩夫十守之軍民夫匠各給以糧糧皆取諸屯倉及贖罪之數無濫費也三月十有六日毛因工匠告完且軍民佈種者急於得水移文於余而障水之壩拆焉水得就下其聲如雷不數月而池之水十已去其六七不復昔之汎濫瀰漫矣地土盡出而所謂膏腴沃壤者不復昔之浸沒矣乃命雲南知府張鳳指揮魏閏查勘退出田地前後約百萬有奇將有主而入賦者給之主與賦俱

無者查給附近軍民與主有而賦無者驗數陞科
焉通計賦之增者若干石查濱海州縣衛所遞年
虛賠之數而盡補之甦軍民之困也患之消利之
興惠之及於人者蓋亦大且溥矣藩臬長二李君
詔王君弁僉以事之首末皆予所究心者爰恪恭
請予記之或者問予曰夏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萬世永賴公濬滇池而注之金沙江與禹功
不相類乎予曰不然禹之功在九州予特爲一方
之利耳又曰元賽典赤鑿金汁渠引松華水以溉
滇城東西之田至今滇人仰其利而廟祀之公濬
滇池之水而田之出者動以數百萬計較之賽典
赤之功大乎予曰不然賽典赤鑿渠引水滇人以
享百世之利予濬水出田特今日事但恐將來下
復淤塞水復氾濫而田復浸沒則又不逮賽典赤
者多矣今予將有去志後之繼其事者憂民之憂
利民之利而加之意焉見河流壅塞卽督工濬之
見旱壩毀損卽督工脩之俾兩山沙石終不入河
下流滔滔終無阻碍使氾濫瀰漫者不復再見而

高腴沃壤不復淹沒黃雲霽於隴畝嘉穀如茨如
梁則將爲滇人子孫億萬載無窮之利而予生平
至願足矣夫復何言問者唯唯而退遂併書而記
之焉

憲副林俊遺愛祠記

巡按陳察
常熟

公閩莆人諱俊字待用別號見素弘治初南中彝
寇猖獗罷衛而下固者閉關辟易餘則惟其寢處
四民困苦至骨肉飄蕩岌岌皇皇罔知攸措公奉
命貳臬分道金澹曰吾事也迺巡荒徼抵隴川望

銅柱還過永昌曰宜汰勢人遵洱水東涉龍岡左
顧賓川曰宜州而衛之至趙曰城焉可也疏入時
孝廟勵精圖治又夙知公名悉俞之詔罷去勢人
乃駐節先勞有衆競勳速楚雄同知陳寶曰若司
版築又速鶴慶推官薄淳曰若董陶梓期月賓川
州衛及趙州城忽焉竣工南中增一保障彝寇亦
寢息此後雖或竊發未之有犯也生養休息耕也
則獲作也則成工通事易數年犢袴日增趙益安
也又數年而絃誦洋洋矣飲食居處每舉手加額

曰我公我公久之相率曰蓋崇祀諸迺告於知州
王宗器度學宮右隙地祠焉富以貲委壯以力趨
三閱月而告成中肖公像外重以門幔碩森肅薦
奠日殷茲祭忝省方歷趙謁先師畢因獲瞻仰州
同知馬淳曰公河目方而虬髯脩眉塑直逼真君
子曰似矣未經知州沈珂曰主以木較永君子曰
近之未盡分守太叅盧君分巡憲副汪君曰壁勒
石祀定其制其永永乎君子曰稱於是學正余大
榮訓導路宏率諸生詣祭請祀祭不佞何足以知
之雖然嘗聞公弱冠登庸拜秋官主事有異人以
左道奸寵中外結舌公獨力諫正擯斥惟甘後累
官兩拜撫命豫章則單騎深入降賊西蜀則時制
自分盡瘁可謂勤事所至崇正學雅尚文節又庶
幾乎法施於民者迹其處南中事則誠爲民捍患
已夫是三者有一於茲法宜祀而况能兼脩乎然
則是祠之作匪古匪今趙賓俱存可也公方勇退
丘園壽祺未涯而人心公道自有不容已者敢併
書之後永之辭使歌以祀公辭曰倚與林公我趙

之依我饑公食我寒公衣我身公壽我後公遺蒼
山巍巍洱水漪漪倚與林公山水與齊

崇正書院記

僉事 郁容 常熟

書院之設其來尚矣若唐之陸敬輿宋之朱晦翁
元之許魯齋皆有之然其人或抱內聖外王之學
或任著書傳道之統或立用夏變彝之功後之人
思欲聆其馨歆窺其跬步而不可得迺因其所產
宦遊之地各立書院以繫鄉慕然而守祠者恒扁
鑰其門戶後學欲一瞻仰粹莫能入顧昕夕憇其

間耶若乃事以義起而垂作之功於百千禩者逮
我皇明得一人焉今曲靖二守胡君文光是也君
名光文光其字徽之績溪人與予同登成化甲辰
進士第既而出補廣州府節推坐微青謫官西蜀
未幾遷灌縣尹擢今職歲己未冬予拜雲南按察
僉事明年庚申春至湖廣會憲副劉世熙彼予同
鄉也嘗仕蜀為予道文光任蜀時舍政疊疊不絕
口過貴州會憲僉朱象之彼予同年也乃蜀產其
道文光善政較世熙尤諄且盡既入雲南境凡軍

民道及文光舍政比二君所言者尤卓異予以是知文光之爲人直吾榜中錚錚者是年冬蒙罷以缺官署事請命於巡撫都憲陳公巡按侍御林公咸推文光往攝之文光視篆甫三月而政通人和百度克舉乃見學宮湫隘無以豁諸生心目慨然欲別爲書院處之顧城中地無相當者天祐斯文默弼其鑒爰得浮屠廢寺於附郭西隅厥位向陽山川環帶遂徧葺蕪穢葺而大之因其殿肖至聖燕居之像又藉其田十六畝之入以充歲時釋奠暨諸生束脩之需分旁舍爲四齋曰學文曰脩行曰存忠曰存信以易置諸生使之觀感後構民居址如寺址之數上舍左輓徙別墅故宇爲書院之堂堂之前南北兩隅皆斲石爲欄杆以節行者中甃石爲池以像泮水池之前又立坊曰科第堂之後建重屋五間曰觀文樓翼以兩廡爲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科以警策諸生使知起發又其左易民地若干遷射圃於其上以鼓舞諸生使知游藝經始於辛酉歲某月某日落成於是歲於某月某

目工不夙妨財不妄費而門牆堂宇巍然煥然上
應奎壁之光矣文光以昔爲繼流呢梵之所茲爲
逢掖佔暉之區乃名曰崇正書院志其實也於乎
地可變人詎有不可變者吾知蒙化之士自此一
變而擢科名世代不乏人矣豈終如前弗振也哉
尙在爾爲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知所以學斯
不負文光今日鼎立書院之意或又以文光之在
蒙化特權攝爾何遽爲立書院如此耶是蓋由其
所學有體有用焉耳夫士之仕也有體而無用則
爲腐儒有用而無體則爲俗吏惟文光天資俊拔
而所學者全所見者真故能以身心所得之理發
而爲文章則爲實言施而爲事業則成實效在罷
可以爲文翁爲黃霸在邊可以爲韓琦爲仲淹舉
而措之無乎不可况區區蒙化也哉雖然詩有曰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文光以之又曰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諸生勉焉蒙之學官董壁以文光茲舉實
古今盛典恐後人不知所自有坐視其頽敝而漫
不加意者謹述其梗概遣諸生陳明薛儒踵予求

文願托貞珉以告來者予樂文光知所重也既系其事又為之歌歌曰

吳山龍從兮蒼水漁泱宣公書院兮浙西之光紅
鵝泛湖兮白鹿眠洞文公書院兮西江之重蠶風
扇俗兮朔漠塵昏崇正書院兮正氣攸存蒙山萬
疊兮蒙人萬戶胡君建此書院兮豈伊一身一世
之故

昆陽州儒學記

尚書 嚴 清 日比明

維明鄉學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陽介在滇海之
濱密邇省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
委咎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惑焉萬曆乙酉冬
杪侍御李公攬轡至罷教官楊廷舉率諸生投牒
言學當遷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廟謁見此
學制隘罔稱前此雖遷之已再卽更遷之未為過
也僉曰幸甚叅岳范文兩公時同在罷力為贊之
侍御公適命紀守汝中相宜惟罷此郭勝費不給
以贖緩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措董率之勞并屬於
守守達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鳩

工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廓小爲大上
自殿廡下逮庖廡靡不畢備煌煌乎鉅觀矣待御
公曰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迺過予問記
予臥疴不能應三至予勉應之曰大夫爲諸士厚
矣不知諸士之自爲置爲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
之鳥可偶運於層霄羣彼鸞斯總不離乎蒿艾多
寡奚所謂哉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爲問
子游以子羽對武城魯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
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
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尚捷徑兩者而已文辭
不必槩見也謂非所重在此不在彼耶堪輿家以
利達言取必於學我以事理言屬望於人諸士自
決擇之可也予鄉人也爲鄉人語安敢侈爲高論
守曰太宰之言雖爲鄉人語然道不外是古之君
子處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必先於立
己非兩截也子羽見取於子游獨取其鄉里自好
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千駟萬鍾有用之者百里
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問哉麗

乘稱此邦士性繕雅澹外誘不遷豈無試而云然
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
遷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
無青雲事業耶如或蹈足公門苟徒沽丐憂心未
路罔或承羞縱此枝葉之辭倖博一第膺一命半
生溫飽於世要無賴也國家建學儲材之意謂何
吾蒞毘兩年熟視諸士終必免此但期無負待御
公美意益劾忠告詎知疵而贅附耶予曰大夫之
言發予所未發亦善發待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
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聞愈遠此學之
永不啻如靈光矣科名何足計耶

巡按御史題名記

巡按 謝朝宣 西安

自司馬公記諫院題名寓規戒意後世因之滇南
巡按御史舊未嘗題名攷於志得鄭進金段信觀
於鄉賢祠得朱暉僅二人慨前輩名實之湮檢於
故牘雖未能詮盡尙得六十人用紀於石嗟夫士
君子凡用於世立言行事固所必謹風憲綱紀攸
繫不謹於已何以律人謹之云何亦惟免夫指名

而議之也然此身後事耳若在目前善則榮懷否則既辱且危善惡之幾榮辱隨之尤切於身所當謹者固衆人之見也愚以為好惡之心原於天之稟賦勸懲之典隨乎人之善惡此我所當自盡若無與乎我者其於身之榮辱名之得喪奚暇計哉然必已身克謹而後可以言此愚願學而未能也僭書為將來告

重修雲南府儒學略

大學 王 鏊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昔人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獨暗非物有障闕之也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南古西南外徼邛笮冉駹棘雄苴吟之域蓋在我朝作鎮分藩建學設科俗皆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立於其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卯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子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祭始至視學湫隘卑陋堂殿門廡梁榻圯腐聖賢像設黯昧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京師聖化漸被比中州而風化

所出蕪穢不治何以仰稱朝廷之意聳遠人之瞻
乃命知雲南府事邵君鑪董其役節冗費募閭民
拓大成殿遷尊經閣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伐石
爲門樹以桌楔黌舍旁列周垣外繚煥然改觀始
事於己卯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遠近來觀咸有
思樂頽水之意且願紀成績以示其後余惟道之
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
闡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子成績不可無紀故爲
之記

永昌名宦鄉賢祠記

按察林

俊 莆田

弘治初上用言者崇重聖學撤文昌祠而正之移
檄邊庠咸悉意指今年春監察御史侯官林君塘
來按滇更令正之及慮久而後復謀所以處之者
維鄉賢天下學校皆有祠而滇學獨缺遂卽其祠
爲之及名宦以義起也永昌旣異祠師生以考証
請乃偕叅將定遠沐君詳叅政予同邑方君守同
官泰和蕭君蒼采郡志泊所聞諸士夫者於鄉得
一人焉漢署太守呂凱有執忠功名宦得八人焉

漢太守鄭純有服彝功明靖遠伯束鹿王驥有平蠻功刑部侍郎錢塘楊寧有興學功指揮僉事壽州李觀有歸義功都指揮使定遠胡淵有開屯功淵之孫誌有靖邊功監察御史高郵朱暄有鄣海功教授臨川余毅有師範功其他勤已惠人咸可表著於學校與有力焉故取而祠祀之其位首凱次純次驥次寧次觀次淵次誌次暄次毅餘容以俟智者嗚呼褒異前哲爲世道關係不細是所增入宜加意矣亦盍敬慎之哉

忠毅祀記

知府鄭 暉

嘉靖十四年夏四月予奉璽書來守永昌秋祀忠毅祠瞻遺像巋然而兩廡從祀則廢毀久矣乃進執事者詰創祠攸始僉曰不知神何名曰不知祠何由曰不知然則祠有碑記乎曰否官有文牒乎曰否其子孫可徵乎曰是尤不知也顧自思曰祭其神不知其人可乎乃吞故義籍案牘撫彝再出騰越遍歷遐邇勾致叅引稍得其詳按公姓方氏諱政字未聞鳳陽人焱勇沉謀慷慨尚義節當交

陞復叛後朝廷許其納貢盡還中國陷失之人因請蒞盟衆皆疑懼公卽登黎利舟挽其帶而與之誓黎利懼服遂保全四十萬而歸正統元年麓川思仁叛官軍敗於高黎貢屠騰越以其酋緬僉柵守潞江二年冬公以左都督率師爲副將討之師至潞江招撫彌月不下公勒所領直夜進攻飛渡潞江遂及于瑛等乘勝逐北窮月夜至上江圍之不克時兵疲食盡乃遣一僕送瑛渡江以全宗祀瑛率裙不捨公舉刀曰受命討賊弗克非死莫報瑛釋裙登舟公復揮戈馳入賊披靡忽馬躓路墮賊遂攢刺之瑛歸招魂於永昌里巷皆痛哭失聲雲南左布政使應公履平按察使賴公巽急以公死節狀聞上遣行人曹某齎勅諭祭今文逸不可考贈威遠伯諡忠毅仍詔立祠永昌至正統九年上遣兵部尚書王公驥再討思仁火攻其寨柵風逆弗克進諭軍民設公位呼號俄而風順入之思仁走死王公重公之忠亟薦瑛於上歷陞南和伯正德壬申春迺按御史泰興張公羽同按察副使

今刑部尚書西蜀聶公賢始歲討春秋三祀公生
年不可考其歿則正統三年正月上旬今襲南和
伯曰壽祥者其曾孫也從祀別鎮國將軍都指揮
同知顧勇侯義陳翊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洪
所謂顧勇郎當時呼爲八大人者也此皆隨公死
難均罹慘禍者故得配食焉嗚呼公以武臣仗鉞
南征一遇事變卽舍生割愛其一死足以扶綱常
風天下是大有功於民彝世教而身後之著威靈
啓爵土又大可爲人臣勸嗚呼盛哉因叙所疇忝
而得者勒諸石

雞足山大尊者飲光行記

運使

阮尚賓

太和

經綸釋子渾融道人滇尋眞澄澄閱藏山中有者
宿謂余曰雞足海內名山迦葉吾門鼻祖乃譖牒
不彰守衣事卒令人疑之有識者忍默默已乎惟
師一表章之以徵來學且俾迦葉之行業昭然於
滇人之耳目亦闡幽之微旨也是則然矣不先證
其地而遽及其人則山旣無徵人將謂余言之誕
也奚以起信哉曰否竊聞名者實之賓雞足之名

著矣而實未顯在師一考證之耳請爲揮譚之夫
環海四洲輪圍也西竺東旦同一天下也雞足鷲
峯之小嶺吾滇密邈西竺則法王圓應影印千江
柳又安知雞足之非實乎楞嚴謂曠野深山聖道
場地而世弗克見豈以不見槩爲虛乎復有所謂
金剛窟迴向寺者其跡皆在人間人亦曷常有見
然未始不信其決有也况峭嶺倚孤雲入漢而勝
槩靈跡昭昭若斯又安能弗知信乎故齊法師顯
嘗言曰雞足石門天啓如畫野史謂唐僧小澄嘗
出沒此山天寶間有人見之狀類貧乞語多隱謔
第此山旣爲聖賢所歷不可以身之未親遂指靈
跡爲誕幻也况以海內名嶽較之而此山瑞景尤
多乎茲姑勿論第首傳燈之道統孰有優於尊者
守衣入定之所師可闕此志而令茲山與尊者兩
湮沒而無稱也澄避席曰尊者之事則嘗聞之矣
請以諸傳記徵之尊者本婆羅門姓摩竭提娑羅
聚里人也父諱拘律陀母香志其富敵國卒爲本
城世家母夫人一日遊於畢波樹下尊者有光相

故號飲光又名畢波童子齡將竹馬聰能匪一凡
婆羅門所尚之法罔不綜達而五明四韋陰陽秘
識之術亦各極其源底然性甘素澹不樂世緣父
母懼非籠內之鳥一旦雲飛失望欲設變計縻之
辭曰人生貴淨奚樂於斯親曰父母生之續莫大
焉子非人倫吾安得而望汝尊者知辭不獲乃詒
之曰得女若非我色終不爲偶父母不得已鑄金
像人命門師徧訪之至迦維國果獲大婆羅門女
跋陀羅者娶爲配形悉金色由昔同以金鋪毘婆
尸故壞塔像願世世爲無姻之親故今雖爲夫婦
而性恒貞潔無淪染又嘗以稗飯施辟支恒感報
天上復爲尸羅王之太子重脩勝善原今之像好
莊嚴者由昔因致之也居無何尊者之父母見背
矣乃夫婦各專其業而治其家一日忽謂妻曰夫
生者死之本業者身之累若何汨汨其間而反自
悞也爾善住世我將距家乎跋陀羅曰妾亦不久
人世願釋家從往尊者曰若然則遲我歲月待有
師後爾方可行於是舍家祝髮山中未久獲四禪

果師乃靜居忽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宜在事
之師聞而在謁焉佛遂以糞衣易纏令脩十二頭
陀行異日從山間出而形色甚瘦衆頗易之佛言
善來仁者可就此座曰佛是大師我其弟子何可
乃爾佛曰無量衆善爾亦具焉何歎乎嗣是益多
智證皆與殊諸大士對揚酬唱啓悟過之佛尋
告曰迦葉佞年運往矣宜隨例受請福益衆生復
何惓惓於杜多耶曰我之爲是者欲媿當來無慚
衆生知此少愆乃菩提正音矧諸道果皆由此門
而入胡爲乎俾垂年易我所守於是佛知其植本
在昔遂以衣法授之囑令持身用埃彌勒可謂授
受得器法付法臣也頃旨後往脩定於靈山定中
倏覺世尊滅度於熙連河側與諸弟子遂途奔禮
謁既至哀感過分聖人大慈足躍金棺令渠瞻覩
於戲自非心契佛心行符佛行安能始末師資顧
盼若此益知尊者之德有合天人矣闍維竟調衆
曰舍利天人所重我曹宜集法藏垂範將來遂聲
鐘雲衆於賓鉢羅窟以選畢功持衣辭王入定此

山後阿闍慶喜聞而追至山已合矣王時情感哀
號聲震大千山復爲開見尊者儼然在定形若稿
灰悲忻交集不啻若喪考妣時王欲以香燔之喜
曰未可此佛遺命也令尊者持身六十百千歲待
彌勒下生付衣竟方始泥洹計其時周考王丙辰
五年也或曰禪門謂大梵天王獻金婆羅花世尊
陞座拈花示衆百萬人天莫知所措惟金色頭陀
破顏微笑如來乃曰我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
相無相今皆付汝無令斷絕仍說偈曰法本法無
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所謂教
外別傳之祖此也今子援引局教豈公言邪予曰
有是哉教不云乎衆聞佛寂悲戀不已曰正法眼
滅世間空虛佛言我以正法眼藏悉付摩訶迦葉
是迦葉者當爲你等所尊此言何謂也夫律論三
藏能證之教也第一義不思議者所證之理也了
了常知言不可及知一切法卽心自性由斯以譚
又何待拈花也况尊者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
心念乃尔吾謂斯拈花者特印證前法也苟執教

有法可傳是聖人有私法之咎安有聖人以法私人哉吁余何能起尊者寂光定中與之共論得失之旨也嗚呼茲山有尊者之寂則山以尊者而益重尊者託茲山以守衣則山以石門而稱奇矣信乎雞足靈鷲一脉而法顯之言不虛小澄之出沒未爲無據也乃今之嗣法者不能如吾祖之苦行反豐其衣而美其食焉不將倒行而逆施之與吾不知其然也是豈紹吾祖之傳者乎因爲之銘銘曰大哉真覺應跡西軋張大教網化我黎元凡夫昔覺慈雨潏潏哀我人斯受此妄緣演化既周反一泥洹傷夫道統誰嗣其傳亦有弟子迦葉波天密行靡測惟德是專棄富從貧道慕金仙佛知是器誨慰綿綿道以魯得頭陀其先於戲不有我師孰知其道尊者知之破顏微笑孰能賞音聖人貴要神雖無形衣鉢相報天地尚簡混則知茲萬物孰施我知其竅觸境遇緣犯而不較自茲已往永忘寂照稽首我師鼻祖是肇願言來者宜訢宜倣

綉建廣通縣學記

提學

張佳印

銅梁

國家略定南中議禮制度建學張官聲教四達楚
雄屬邑曰廣通縣者故無學士皆附麗學云國家
垂二百年來教化淪被人士蒸蒸相望皆言附他
學不便先是知縣吳習從生員王化輩請尋上議
當途可之出帑藏若干緡竝邑之士民所輸者易
士舍隙地建明倫堂東西齋大門二門規制草備
會吳尹遷去廢閣經年嘉靖丁未李公來尹茲邑
歎曰凡建學者皆爲血食夫子與其諸弟子哉不
首廟廡而亟所緩譬治家者先寢處而畧家廟豈
理哉公意雖甚毅邑事故簡帑無羨錢又切循附
不欲勞民乃捐俸先倡邑之人士咸激公義各輸
助有差計得二百餘金諸所不給公多注措經營
盈縮如治其廬先文廟次啓聖祠次兩廡次戟門
次櫺星門次泮池次敬一亭次聚奎樓他如廚庫
省基供案几筵靡不畢舉工告成先學使胡公堯
時請兩臺疏入得設官如制云余嘗考先王之制
因五方異俗立奇象鞮譯之職然後遠民安業而
師徒之教興焉脩明齊一有物上崇簡緝有等春

夏秋冬有術乃論秀而升於天子宜古之材彬彬然盛起按廣通本西南徼外路賤地前代自爲聲教各以兵力相雄長無禮樂絃誦之化所謂五方中之離題者非耶今廣通之士前後舉制科者四前後貢者五倍之見爲學宮弟子者二十倍之而覺序歸如游息有所日出而鐘鼓和鳴師儒揖讓陳說先王之教趨踰仁義之途使椎編之民環視踴聽共被華風伊誰之力哉余行部廣通見學舍柄麗特異他所初不知建學自公始因求建置無記師儒遂以記請嗚呼自建學至今幾二十年邑之籍是稱士者若干人何當時踴躍請建於前卒不能伐石以記創置者之本末於後乎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此千古士則也余方以名檢磨礪士子豈宜不達建學本意而重負余教哉李公名第字道升別號三谿四川銅梁人余之先生也令廣通九年有惠政遷阿迷州守尋致仕歸

遊安寧溫泉記

督學 張佳印 銅梁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較士安寧畢將欲觀

湯池先遣一力拏舟螳螂川厥明逕鹽井觀之鹽官令竈丁以皮囊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嘉舟子報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卽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淙渡故郡人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自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灑空中又北行五里水廻折作曲勢形螳螂川多直北流至此迴遠二里逕龍山下山川突窈松石參差最爲佳境東岸一帶巖石砢呀上鐫曹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扇大似雕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艤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池而浴之池水皓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燈燧中二石光賦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溫泉顧祠今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峯對峙命觴相矚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峽諸泉類多穢氣逾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爲海內第一湯似非溢美時日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亟渡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叅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溝澗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耳余曾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棘南陔六里至潛溪寺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慈山草徑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十里誣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玉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閎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一樓顯廠右植木蓮花樹青蔥可玩頰視螻川清漣如帶稍東一園鑿山石作几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四
形桃杏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麩孽數石余呼僧
笑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道
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一泉灑灑
鳴亂莽間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
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逢逢成響
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
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蒼菁如蓋坐樹下
飲水甘之頰瞰平疇如波文可愛指顧太華纍纍
遠近奇峯錯列杖烏下問之皆彝名甚辱茲山也
由東南下山復登舟逾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
西望虎丘山寺與太極諸山碁布相屬復繫舟登
岸里許至寺襟帶螳螂枕籍虎丘信一靈境前殿
榜曰妙果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
相傳爲唐殿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郡中
煙樹萬家暮靄如罩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矣返
署中追憶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
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
出令人忘歸惜哉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

於煙火空翠之間茲遊蓋萬里奇蹤也遂秉燭記之

布政司題名記

布政曾存仁 吉水

昔司馬溫公以爲名爲戒直以與爲利者例論後
世事涉於名君子類指爲口實愚又以爲過方雲
南布政先後題名凡三十嘉靖乙巳春門廊不戒
於火石隨以燬至是修復故事合前後羣公姓名
履歷併刻一石仍虛左以俟來者時在位諸君子
相與諭於予曰名之必題於石何也曰匪石榮名

惟名能爲石之輕重耳夫今之方岳視古諸侯君
國子民於是乎寄以予輩列官於茲儼然古諸侯
之任人之望之將徒以君子之名予之乎抑以實
相責備也夫人以君子之名予我而不思所以自
勉非也以君子之名自勉而不務進於古人實勝
之善非也是故勤宣明德邁跡勳庸以業乎其官
於是乎官有著政人有公評以徵靈於國家固將
得附於君子矣况尤有進於此者乎若二三其德
悞淫是卽以僨其官於是乎政有遺慮民罔攸暨

以干罰於國家且將得罪於君子矣况尤有甚於此者乎故曰匪石榮名惟名爲石之輕重也曰必題前諸君子何也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前之注措謂非吾今之準繩乎吾誠師其意不襲其事考其跡觀其用斟酌損益與道爲歸有不淑者必以爲鑒則前乎吾者孰非吾師資之地吾可使其名泯滅不傳耶曰必虛左以俟後何也後之君子吾不得與之翱翔矣顧土地人民朝廷之所寄也吾今亦惟爲其力之所能爲焉耳吾力之不能爲時之所不可預爲勢之所不能爲皆不能無賴於後之君子審時度勢以償吾欲爲未酬之志吾可不虛左以俟之乎夫章往而待來尊道而求友大公以合衆實心以爲民凡以君子之道待人而因以自勉焉者若徒爲夸章爲比昵將易之所謂同人於宗而盍咨承之雖列名於石夫奚榮曰是則然矣以司馬公之言例之得毋汲汲於名之嫌耶曰公之所謂戒者名勝之名也若實勝之名公固嘗言之所謂居是官當志其大捨其小先

國家之急而後身圖是也嗚呼是言也豈徒爲諫官之訓固我有官君子之龜鑑也誠相與加勉將人之視之爲麟鳳爲金石夫何嫌名之有耶

碧曉精舍記

修撰楊慎新都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曉以山形似秦曉關受此稱高曉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錄古定曰碧曉慙獻疑於楊子曰茲曉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

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數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綱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驛詔旣從

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
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
崒嶮而爲祿脹呂閣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
丁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
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傳陋之心爲盛世
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春秋專門其學而又
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傳陋之濫
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淫而志之若夫臨眺眺
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重修溫泉記

楊慎

督學大憲伯仰齋胡公按部行教暇豫降觀溫泉
惜勝地之傾醜慨古跡之慕蕪乃命攝州篆順寧
府判孫袞曰咨爾賢真符不必分矣再命安寧世
守知州董沂曰咨爾材孱功其可鳩矣出罰鍰爲
材庀役也如期成之不日慎也樂焉觀焉觴焉游
焉語諸丘文舉輩曰公斯舉也匪興頽起蕪之爲
兼得公之教焉汝知之乎澡雪精神以遊高明脫
去淹滯聿從蠲潔是日新之教也觀乾坤交泰之

合德悟水火既濟之成功是格物之教也別生辨類毋俾相瀆深宮固闔庸或窺觀正內正外而男女貞分陰分陽而儀象立是匪俗之教也諸生端拜而贊曰吾師之旨微斯言曷發其覆昔任仲文新酒官之肆而拔十之科興今我公葺玉泉之廢而再三之教顯實同一機也竣事宜有記乃文而刻之樂石云椽榱土石與匠石之力有不足書書共大是役也石梁郝公龍崖趙公泉坡孟公方罰鍰以助之而碑則黃潭陳公竹岩李公命隴司姚

文所樹也

連然新井記

楊慎

安寧爲漢之連然縣據班氏地理志有鹽官焉今其遺井四曰大界曰洪源曰河中曰石井也嘉靖己酉奉勅理鹽法雲南布政司叅政平厓李公以濬新井之議白於巡撫都御史箬溪顧公巡按御史石海林公乃檄下安寧鹽課提舉張右銘及同提舉姚文而銘實專董其役不一歲而井成李公名之曰連然新井稱從漢舊績則新矣又亭其上

以蔽風雨下斂石爲壘澁以廉之以遏淫潦蓋其地濱螳郎川勢宜爾也是歲十月李公復按其地謂右銘曰曷碑之樂石乃屬詞於慎嗚呼山海天地自然之利也惟不私其有而公之人則是順天因地虞廷之阜財中庸之寶藏也若國專禹筮之富民隱覆盆之憂官權而私病上肥而下瘠開利孔懸罪梟是管商而已桑孔而已豈聖朝設官之意哉繫惟李公之勗是舉也俾茲一泓之饒庸補四泉之乏實以阜吾民非腴民以阜財也易曰井

收勿幕有孚元吉又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此二志者今之謂矣嗣茲職者宜鏡茲雲南右布政使羅湖劉公叅政雲阿譙公叅議龍巖趙公賓竹王公按察副使仰齋胡公雲門周公石菴郝公臨溪張公漸菴郭公僉事泉坡孟公劍峯黃公同議而協之黃行部而觀厥成例得率聯

遊點蒼山記

楊慎

余自爲僇人所歷道塗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

郎道碧雞而西也其於山水蓋飲聞而饜見矣及至葉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爽然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久卧而起作然後知吾嚮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爲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龍尾關窺天生橋夜宿海珠寺候龍關曉月兩關千仞中虛一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予各賦一詩詩成而月猶不移真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閣小飲壬戌復行入關由溷溷亭而升覺眞菴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淪茗煮泉坐於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澗度石關至鶴頂寺松竹廕軒洱波在席相與趺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卽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羣浴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予曰但觀湧

金流采已自勝耳癸亥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廢址
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巖石
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投感通寺樓篝燈夜坐聞
寺僧誦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宋
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
任之予遂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
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寓此凡三十日而後去茲
寺有高皇帝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凡三十六今
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

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
溪疊嶂承流水色瑩徹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
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
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上建八塔
以識武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弘聖寺有浮圖高
三百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爲隋文帝勅建者或
曰阿育王北行二里至點蒼神祠卽唐書載使臣
與南詔設盟處也翠微有巖巽香酷烈予二人不
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問俗亭俯瞰城郭樓

觀海波萬頃澗松縈雲巖雪映日酤酒更酌村人
薦米纜食而甘之旣醉旣飽下山北行二里抵三
塔寺宿寺有七樓八殿中谿重加脩建者有書樓
在焉因畱連累日芒鞋藜杖相與入瀑布溪懸流
流百尺其承處有石如盆盆中有一石爲瀑流所
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錡石壁上有朱字詩爲濺沫
所塗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構于仞之上非大
力不能也壬戌登帝釋寺松蘿蒼然因止宿焉夜
中靜默聆丁東琳琅如琵琶笙簫又如琴瑟有頃
而寢舊聞茲地夜聽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中谿
曰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
作止也僧曰世傳空中隕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
者是已帝釋爲天王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臆
見度其是非也癸巳北度兩澗至無爲寺寺有汝
南王碑聲如玉聲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
春山相求之詩聞北谿有元世祖駐驛臺後人屋
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

最堪遊目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谿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溪兩者是已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甘冽疫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寺有仙女池冲舉石相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許至石雲寺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紫膠轄乃移枕簟以息中谿弟仲春叔期私預煮罈

酒於叢薄中忽從滴乳巖傍出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卧草菴殊覺快適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瓦屋懸構於蒼烟之上扁曰中谿小隱時已入夏猶圍火而卧晨起窺石洞徠緣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溪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爲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

顧道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谿謂予曰不見廬山真面目只因人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泝水卧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巳亥遊上關水月樓泛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南關青巔寺前巨人跡巳乃南泛有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舟山隙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向點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山巔積雪山腰白雲天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點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

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畝可以蔬圃草間得枉礎石古瓦知爲寺塲也往來久之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躍不自勝此可免結廬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舟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紘紘遵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食器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

其男子何在曰欠課爲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雨巖曰羅刹欲背盟逃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巖面如蜂房蟻窩大者棲鷓鴣小者巢蝠鴿聞舟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蠶篆不可辨識暝色欲來河水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神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遊眞如隔生事矣中谿與予賡和詩若干首彙爲一帙題曰蒼山雜詠云

定遠縣儒學記

楊

慎

雲南楚雄府屬曰定遠舊未有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建議請於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嶲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髡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彝至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本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

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雋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以關土服遠言爾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已於洪武初元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澤豈可憬彼自棄乎矧髮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於武王永清之世而武侯之過化則澹泊明志之真道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

於六經發揮於諸子更僕未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繇是而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遷澂江府治記

知府童璽

元以郡爲路澂江滇以東一路也我朝濶一天下

始易爲郡焉。高命指揮使胡思領篆來視郡事於金蓮山頂前守王君彥修之溫君廉復遷於山之前嗣是來守者舉不利夫守弗利則易數七則情向異七則政紛更七則民無措手足郡固宜遷而未得其地歲丙子余以比部出守斯土初謁郡將入境於肩輿中遠矚五里餘面崇巒疊翠綿更而來蠹兀而起或偃仆而伏中環如半月外翼如蟬聯因訪征夫曰上爲賜溥山下卽曾照寺予默然是可以遷郡矣旣下車整理庶務之餘偕同寅

夏君必用登賜溥迴瞻前有點蒼如賓主對居南峙玉筍北縈華藏如拜如揖如迂如退與鄉官楊祐輩籌之曰善載謀諸父老皆愕然間有一二唯七而退詢其故謂郡治屢遷民心怨違余以易寺爲郡財用不慮餼糧不書徒庸不計而胡不可衆又惑以寺有佛且古不宜變置予復憫諭之曰天地生育萬物祖宗創業垂統聖人明道立教功莫大焉而崇報之所亦儉於壇廟也佛卽有功莫過於此三者矧其說邪僻用之修齊治平無一可者

故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排之當急不可緩願激
守復可多邪以是駭者定疑者釋詢謀始僉同乃
易佛像乃徒僧徒乃因仍其故址乃修補其圯壞
斯牧有堂帑有庫察宥有解吏胥有舍復移金蓮
寺爲儀門爲監房堂之後梯石數十層易觀音閣
爲東山亭可以望雲物也堂之東鑿池引泉爲小
西湖可以滌煩襟也規模遠邃制度弘壯無財力
之擾樸斲之煩也無節稅之巧丹雘之華也旣遷
之明年歲時豐和民安物阜或以爲兆遷郡之祥

於不替民亦私相較議前之遷郡取諸州邑裹糗
糧負楨幹肩摩相望至則丁匕焉斧斤役匕焉版
築勤匕焉歲月噫吾民鼓舞倦矣今工必償直程
不踰時而成工迺多匕益速郡之遷得其所哉旣
而以郡地益學宮移郡堂爲明倫堂復築城垣券
石門植樓櫓疏河堤千餘丈濬洪濤而北注之海
取次而成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椰子曰德及故
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斯可以興信今衆務畢舉
民不告勞予之德未及信未孚而人和固如是耶

是郡經營於丁丑秋八月落成於戊寅春三月董
其工則經歷楊萬鎰照磨陳軌義官余成昇李文
聰白祐李綱亦皆有事於茲郡者是宜具顛末永
鑄諸石

